秦漢書疏

東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光武

朱浮　䟽請親征彭寵　䟽論刺舉
國學䟽
張純　禘祫對　封禪奏
鄭興　日食上䟽
范升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陳元　䟽立左氏傳博士　䟽言刺舉
班彪　請置東宮官屬　上言處降羌
奏荅匈奴貢獻
禮震　上書請代歙死
朱勃　上書訟馬援

野王老　即命對
邳彤　議勿還長安
竇融　上書破隗囂
馬援　疏滅隗囂
伏湛　諫親征彭寵
杜詩　薦伏湛疏
伏隆　被執上書
蔡茂　上書禁制貴戚
杜林　奏勿增科禁
桓譚　上疏言時政　再上疏

卷之三

漢明帝

卷之三

漢和帝

卷之五

漢順帝

卷之六

漢桓帝

卷之七

漢靈帝

卷之八

漢獻帝

應劭　奏定律令

荀悅　奏論政體　奏置史官

先主　上獻帝表

卷之九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諸葛亮　爲先主定計

龐統　議取成都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東漢書疏目録終

東漢書疏卷之一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光武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東光侯

勸光武即位

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

李淑豫章人軍帥將軍

上書諫用人

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地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與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

王常 字顏卿潁川舞陽人橫野大將軍

對謝光武

建武二年夏常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

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中郎將

上書破公孫述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

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上遺表

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死馳召蓋延受所誡歙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襃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申屠剛 見西漢 尚書令

說隗囂歸漢

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與隗囂書曰

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廟廊之計旣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

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郅惲見西漢長沙太守

諫廢后

上使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

廢惲迺言於帝曰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說太子

后既廢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藜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

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南陽太守

疏辭大郡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邉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

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皃藻（言其和睦歡悦如皃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巳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離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慮欽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

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請用虎符發兵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大司空

疏請親征彭寵

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强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强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强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晋鄙軍以救趙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甞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肩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疏論刺舉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埶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灾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

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
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遣不蒙澄察陛下
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
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
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
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
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
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
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國學疏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大學造立横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

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
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
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

張純字伯仁杜陵人大司空

禘祫對

光武二十八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

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
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
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

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如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封禪奏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一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祇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

鄭興字少贛開封人大中大夫

日食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爲灾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灾生往年以來讁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灾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灾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俗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返敵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

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

㓚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博士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市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春秋之家又有騶夾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

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道學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絶學無憂絶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輙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陳元字長孫廣信人

䟽立左氏傳博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蓺謬雜眞偽錯亂每臨朝日輙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

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虗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

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衞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衞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

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恩聖蓺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究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䟽言刺舉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微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

娛觀聽感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
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
輔之名帝從之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望都長
請置東宮官屬
建武十九年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
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
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
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

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遺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石碏諫衛莊公之辭）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

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達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上言處降羌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髪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

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
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
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
威防光武從之

奏荅匈奴貢献

匈奴遣使詣闕貢𤧌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帝
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
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
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荅之辭令必有適

禮震字仲威平原人郎中

上書請代歙死

大司徒歐陽歙坐在汝南臧罪下獄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

之京師自繫上書曰

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

朱勃字叔陽茂陵人雲陽令

上書訟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鎭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埶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巽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輙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眞皆交州屬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毁卒遇三

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譏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懐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野王二老

即禽對

初光武困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

會虎亦恥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
虎亦何患二老曰
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
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
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左曹侍中
議勿還長安
初世祖從薊還失軍形乃先使五官掾張萬
督郵尹綏選精騎迎世祖軍尋與世祖會信

都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延

對曰

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
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
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
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
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
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
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
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

後征伐之意則雖信郡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

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

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外戚大司空

上書破隗囂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

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

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

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首尾相資囂埶排迮排迮謂蹙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
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
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

疏滅隗囂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
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
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
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

人患臣所毗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大司徒

諫親征彭寵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

兵詳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内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

杜詩

薦伏湛疏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鄉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毁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

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鈌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伏隆 字伯文湛子光祿大夫

被執上書

時劉永立張步爲齊王隆曉譬步不可受封

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步遂執隆而

受求封隆遣使上書曰

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 司徒

上書禁制貴戚

時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

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

乃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

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

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

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

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

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

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

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

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杜林字伯山茂陵人大司徒

奏勿增科禁

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相縣議郎給事中

上疏言時政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

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

人衆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再上疏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

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

未盡歸伏者此機謀未得也臣謹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馮衍字敬通杜陵人曲陽令

上疏自陳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

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

無三盃之衣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産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盖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大司徒高密侯

杖策說光武

初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

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生來欲仕乎禹曰不
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
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耳光武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
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
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
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
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
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薦寇恂爲河内守

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

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内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征虜將軍

陳謝光武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

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

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

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

意時以私心斷決未甞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

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

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勑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綠自陳

應詔謝光武

光武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謝曰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

齊國賴之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軼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大將軍

進光武說

光武徇河內召見彭彭因進說曰

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

於心令復遣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大將軍

請定大計

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弇造牀下請

間因說曰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

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
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
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
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
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

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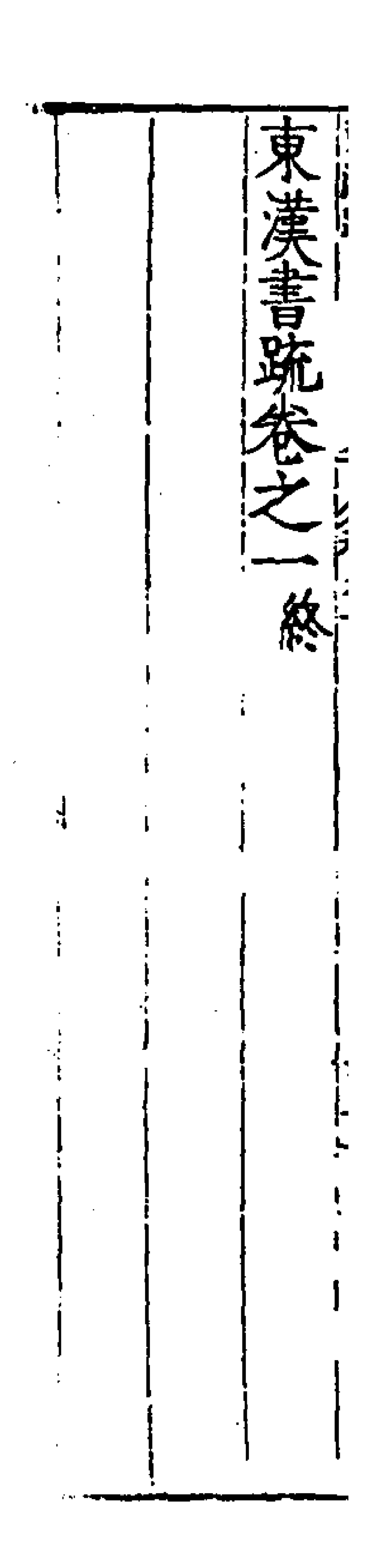
上䟽追穪祭遵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
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録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
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

絶嗣冊書鐵券傳於無窮（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冊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折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淸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河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先論敘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東漢書䟽卷之一終